

内容简介

007，即詹姆斯·邦德，是英国著名的悬念小说家伊恩·弗莱明（1908—1964）作品中塑造的一位极有个性主人公。他英俊潇洒，坚韧不拔，但又极富同情心。在惊心动魄、肠断魂消间谍生涯中，他凭着满腔热忱、一片爱心，智勇双全地粉碎重重阴谋诡计，摧毁了众多的凶恶黑社会团伙，同时也拥抱了甜蜜的爱情。

007 惊险小说全集收集了弗莱明所写的有关 007 的全部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以世界各地名山大川、闹市边塞为背景，情节惊险迭宕，既有刀光剑影，又有柔柔纯情，描绘出一副副绚丽多彩的画面，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盖世英雄。

007 惊险小说全集

砍断魔爪

第一章 危险的交易

西非三个国家交界处山峦起伏，森林茂密，但在中部二十平方里有块平坦的岩石地，周围到处都是丛丛矮小的灌木林。在这些矮小的灌木林中，长着一棵高大的霸王荆，犹如鹤立鸡群，成为几英里外就可以看见的显著的标志。由于其根部水源充足，它长得特别高大繁茂。

这片地区位于法属几内亚境地，离纳米比亚的北端只有十英里远，距塞拉利昂的东部也不过五英里远。在这片不毛之地上散布着好些钻石富矿。这些钻石由非洲国际矿业公司控制，是英联邦的一大重要资产。

明月高照，星星点点，一个中年人倚靠在霸王荆上。他在那里已足足等候了两个多小时，摩托车斜靠着放在二十码的地方。

空中传来一阵由远而近的发动机声音。那个人马上站直身子，仰头观察。他看见一个模糊的黑影子从东方迅速飞来。他借着月光能依稀看出闪闪发光的直升机旋翼。

那个人连忙把手在卡叽布短裤上擦了擦，快步跑到摩托车旁边。从车座两边的一只牛皮袋中掏出了一个小布包，塞进衬衣口袋。他又从另一个牛皮袋中取出四只手电筒，跑到距离霸王荆棘五十码外的一块平坦场地上。

他在这块场地的三个角落上把手电筒头朝上插在地上，打开电筒开关。他手里拿着第四只电筒站在第四个角落上。四个手电筒正好形成一个方形。

直升机在离地大约一百米的高度上盘旋，主旋翼缓缓转动，仿佛一只巨大而古怪的蜻蜓。他感觉到飞机发出的声音太大了。干这种事情，最好是越轻越好。

直升机微微向前倾斜，正好位于他的上方。座舱中伸出一只手来，用一只电筒朝地上打信号。电筒光一短一长，构成了摩尔斯电码的A字母。

他立即按了手电筒的开关，打出了B和C两个字母。他把手里的电筒插放在地上，急忙向一边跑去。他用手蒙住眼睛，以免卷起的尘土吹进眼睛。直升机稳稳地着陆在四只电筒中间的场地上。

飞机发动机的声音逐渐减弱，主旋翼转了几转便嘎然而止，只留下尾旋翼在空档中缓缓转动。

直升机降落后，驾驶员打开舱门，从门中放出一架铝梯子，走了下来。他站在直升飞机旁，等着那个中年人走向场地的四角拾起那四只手电筒。

飞机比预定时间晚了半小时。驾驶员心想，又该听到不少抱怨了。他讨厌非洲人，对接飞机的人也无好感。对于一个曾经保卫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飞行员来说，这些黑鬼既狡猾，又愚蠢，没有教养。这个接机人虽然肩负艰巨的使命，但与驾驶直升机在夜间飞越五百英里的丛林，然后再返回原地的人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那个中年人收拾完后，向驾驶员走来。

驾驶员向他打招呼道：“一切都好吧？”

“感谢上帝，一切平安。不过你又迟到了。这样，我回去时，天都快亮了。”

“是磁电机出些毛病。谁都有麻烦事的时候，不可能事事都称心如意，就好象一年只有十二天是满月。好了，货都准备好了吗？给我吧。帮我加些

油。我马上就得飞回去。”

接机人一言不发地从衬衣里掏出那个小包交给驾驶员。这个包沉甸甸的，包得也很整齐。

驾驶员接过小包，放进衬衣的口袋里，然后把手在短裤上抹了抹。

“就这样吧，”驾驶员说完转身向飞机走去。

“等一下，”接机人语调阴郁地说。

驾驶员转过身来，心里想，这家伙又要埋怨什么。那副样子就好像是对伙食不好要发牢骚一般。“什么事？”

“这里的事越来越不好做了。我是说矿场。我简直烦透了。伦敦派来一个情报员，想必你已经知道，这人叫西利托。据说是钻石公司派来的人。他来了之后，修改了一大堆规章条例，处罚也比过去重多了。我手下人吓跑了不少。我只有发狠心，狠狠地整了一个家伙。但我不得不提高奖金，多付他们一点，可他们却仍不知足。我想，象这样，总有一天矿上的保安人员会逮捕我们的。你了解那些黑鬼。只要毒打他们，他们就会全部供出来的。”他看了一眼驾驶员，又接着说：“那种苦谁也受不了，我也不例外。”

“你的意思是，”驾驶员停了一下问，“你是不是要我把这一威胁转告ABC？”

“我不是在威胁任何人，”那人急忙说道，“我只想让他们知道事情越来越不好办。他们应该心里有数。他们得知道有西利托这个人，而且要留心听听公司的董事长年度报告中的分析。他说由于走私，矿场每年损失达二百多万镑。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堵住这个缺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要断我们的活路吗？”

“也是断了我的活路，”驾驶员附和着说，“那么，你只是需要加钱？”

“是这样的，”接机人硬梆梆地说，“我要求多分一点，起码给我百分之二十，要不我只好不干了。”他看着驾驶员，希望博得他的同情心。

“那好，”驾驶员脸上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态度，“我会把你的意思转告达卡。如果他们觉得有理，会向伦敦反映的。这事跟我没关系，我要是你的话，”驾驶员的态度第一次温和起来，“我就不会对这种人施加压力。这些人不是好惹的，他们比西利托或者政府当局更难对付。去年一年，我们那边就有三个人送掉了命。第一个人因为胆小，另外两个因为手脚不干净。你知道，你的前任就死得有多惨。有人在床底下放了炸药，多有意思。他可是个小心谨慎办事的人。”

在那一瞬间，两人在月下默默地互相凝视着。接机人最后耸了耸肩说：“好吧，就告诉他们我手头拮据，需要多一点钱发给手下。他们要是知情达理，就该多分给我一成。要不……”他想说的话没有说出来，走向直升机，说：“来呀，我来帮你加汽油。”

十分钟后，驾驶员登上座舱，收好铝梯，向他伸出一只手摇了摇：“再见，下个月见。”

接机人突然生出一种孤独感，“再会。”他挥动着手，好象在和心爱的人诀别：“祝你一切顺利！”说完，急忙倒退几步，看着飞机起飞了。

飞机带走了价值十万镑的原料钻石。那些钻石都是他手下的人在上个月开凿钻石时偷出来的。他们坐在牙医的椅子上大张着嘴巴，由他取出舌头下的脏物，而他却粗鲁地问他们是否口腔发炎。

每次，他从口腔里夹出矿石后，都用小手电检查一下，然后报出其价码：

五十、七十五或者一百。那些人常常点点头，接过写着数目的处方单放在衣袋里，同时也接过用纸包好的“阿司匹林”，离开诊所。他们从不讨价还价，也没有这种可能。按理说，他们是绝不允许私带原料钻石离开矿场的。工人一年之中可以获准外出一次，去探亲或者参加红白喜事，但每次出去前必须接受X光透视。一旦查出私藏钻石，后果不堪设想。找借口上牙医诊所看病不费什么事，而且钞票在X光透视时也查不出来。

接机人启动了摩托车，沿着狭窄崎岖的乡村小道，向塞拉利昂的山麓驶去。

他要跨过二十英里的山路，天亮后才能到达俱乐部吃早餐。在那儿他要忍受朋友们的揶揄。

“晚上是不是找黑婆娘去了，医生？”

“听说她在这一带可是个黑美人呢。”

他们并不知道，每送出十万英镑的钻石，就有一千镑存进他在伦敦银行的帐目上。上帝保佑，但愿这些日子万事如意。恐怕干不了很久了。他决定存到二万镑时就不再干这危险的事了。

他骑在摩托车上，满脑子在胡思乱想。他加大油门想早点翻越这一段崎岖的道路，愈早远离霸王荆愈好。这是世界上最有油水可捞的走私路线的起点，但要达到最终目的地，中间要经过五万英里漫长而迂回的道路。

第二章 钻石之谜

“不要往里压，把眼罩旋进去，就会戴好的。”M局长不耐烦地指点着。

邦德再一次把珠宝商放大镜轻轻转了一下。这次放大镜果然正好嵌在右眼眶里。

现在已是七月的下旬，局长办公室里阳光灿烂，但M局长仍打开台灯，让它倾斜着照着邦德。邦德拾起一粒光彩夺目的宝石，就着灯光欣赏。他的手指慢慢地旋转，多面体的钻石放射出令人目眩的彩虹之光。看久了，眼睛备觉疲倦。

邦德取下珠宝商放大镜，正想说点什么。

M局长看了看他，问道：“这宝石不错吧？”

“倾国倾城，”邦德装作很内行地说，“恐怕价钱也一定令人倾倒。”

“连加工带打磨加起来不过几英镑，”M局长浇了他一盆冷水，“那只是块石英。你再看看这块和它比较一下。”他拿起桌上的一张清单看了一下，选出一份用薄绢包好的小包，查看了上面的号码，打开小包送给邦德。

邦德把石英放回原处，拿起第二份样品。

“原来您有说明书，当然认得清啦。”他笑道。他再次把放大镜拧进眼窝，右手拣起这块宝石，凑近灯光。

这一次准没错。这宝石精雕细琢，上方三十二面，下方二十四面，重约二十克拉。他发觉这宝石从中心放射出白里透蓝的亮光，令人眩目。

他左手拣起石英，放在钻石旁边，用放大镜进行比较。在半透明的钻石对照之下，石英仿佛是一块毫无生气的石头。刚才见到的彩虹般的色泽，顿时显得浑沌了。

邦德再次向钻石深入凝视时，他恍然大悟，为什么几百年来，贩卖、倒手加工钻石的人们会那样地对它一往情深。他们是被一种纯粹的美感所招唤。它蕴含着真理，象天上的神，其他再珍贵的石头在它旁边也是尽失颜色。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邦德已经窥到了钻石的奥秘。它的美，一如它的真，将使他永生难忘。

他把钻石放回薄绢中，取下放大镜放在手心里，对着M局长若有所思地说：“是的，我明白了。”

M局长坐下，说：“几天前，我和钻石公司的雅各比共进午餐时，他告诉了我一些诀窍。他说，如果我打算和钻石业的人打交道，就得试着了解这行买卖最迷人的奥妙。令人入迷的并不是数以百万英镑的贸易额，或者是它具有的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保值作用，也不是看重它作订婚信物能表达的情感。他说我们应该了解钻石本身的妙处，应该知道如何鉴赏钻石。”另外，M局长向邦德笑了笑说，“我也曾错把顽石作美玉。”

邦德静静地坐着，不发一言。

“好，你可以一一鉴赏这些石头，”M局长，指着那些小包说，“我对雅各比说，借几种货样看看。他一口答应了。这是今天早上派人送来的。”M局长拿起说明书，打开另一个小包推到邦德面前说，“这一包里面是属于极品的‘青白钻’”，他指了指邦德面前的一颗特大钻石说，“这叫‘水晶头钻’，重十克拉，是很名贵的宝石，但价格只有‘青白钻’的一半。你用放大镜可以辨出一丝的淡黄色。这一颗叫‘开普钻’。雅各比说，它略带一点棕色，可我没本事辨得出来。大概只有专家才能弄得清楚。”

邦德拣起那颗水晶头钻端详了一番。然后 M 局长开始指点他观赏所有放在桌上的宝石。这些奇的宝石中有红宝、蓝宝、绯宝、黄宝、绿宝和紫宝。M 局长又拿来一包较小的钻石。这些钻石都有些毛病，或者带伤痕，或者颜色欠佳。

“这些是工业用钻石，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珍宝。但可别小看它们，去年美国总共购买了五百万英镑的工业钻石。布朗斯告诉我，钻通圣哥达隧道用的就是这种钻石。牙医要用它们钻牙。它们是地球上最坚硬的物质，百用不损。”

M 局长掏出烟斗，装上烟叶说，“好吧，师傅领进门，学艺在自身，就看你自己的啦！”

邦德眼睛木然地巡视着散放在 M 局长办公桌上的薄绢和光彩夺目的宝石，感到一片茫然。

邦德看了一眼手表，已十一点半了。这位局长大人召他来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钟头了。邦德进来之前曾向参谋长打探消息。参谋长说：“我想又是个任务吧。局长对我说，在午饭以前他不接任何电话。他已经跟伦敦警察厅联系过，要你下午两点和他们见面。”

M 局长的坐椅咯吱响了一声，邦德抬头看着他的上司。

M 局长手举着烟斗说，“你从法国休假回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两个星期左右。”

“玩得还好吗？”

“报告局长，开始还可以，最后也就不想玩了。”

M 局长没作任何评价。“我已经翻阅过你的人事档案了。你手枪射发成绩一直保持优秀。柔道术也不错。最近的一次体检显示你的健康状况极佳。”他停了一停，继续毫无表情地说，“现在我这儿有一件相当难办的差事要你去接手。但是我先要弄清你是否愿意接受。”

“没什么问题。”邦德不怎么高兴地说。

“007，你别太想当然，”M 局长提高了一点嗓门，“我说这件事可能很艰巨，并非夸大其辞。世上多的是难对付的高手，你都还未曾有幸和他们打交道过呢。而这一趟差事，可能就要给你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记着，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我再三考虑最后才决定派你去，你不应该因为这而生气。”

“当然不会。”

“现在，”M 局长放下烟斗，抱起双臂，伏在书桌上说，“我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给你讲一下。去或者不去你自己来定。”

“上个星期，”M 局长说，“财政部一位官员与商业部的主任秘书来我这儿，与我商谈和钻石有关的事情。按他们的说法，各类钻石上品几乎全部在英国加工生产。在伦敦的钻石成交额约占世界百分之九十，由钻石公司统销。”M 局长耸了一下肩膀继续说，“别问我为什么。二十世纪初我们就已控制了这一行业，几十年来一直如此。这一行业当然是英国的大买卖，年贸易额达五千万英镑，约值一亿五千万美元。所以，这一行业一旦发生问题，政府当然很着急。”M 局长温和地看着邦德。“可是，每年约有价值二百万英镑的钻石原料在西非矿区被走私犯挖走了。”

“这是笔不小的数目，”邦德附和道，“他们走私到什么地方？”

“据说是美国，”M 局长说，“我想这有可能是真的。美国拥有最大的

钻石市场，而且只有美国的黑社会才有能力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走私活动。”

“矿业公司没有一点办法吗？”

“他们已经用尽了办法，”M 局长说，“大概你也从文件中看到，矿业公司向我们借了西利托，让他去非洲与当地治安机构一起调查走私案件。据说，他已经提出报告，发表了一些加强缉私的独到意见。但财政部与商业部并不感兴趣。他们认为无论矿业公司如何严格规章制度走私活动都无法得到有效制止。这些公司如一盘散沙。不过财贸两部已经掌握了采取法律行动的有力证据。”

“证据是什么？”

“他们发现，目前在伦敦聚集了一大批走私钻石。”M 局长两眼炯炯有神。“这些钻石正预备运往美国。警方特工处也已得知谁是送货人，谁是护送人。警方密探弄到情报后向上报告，瓦兰斯通知了财政部。财政部又立即告诉了商业部。他们研究后一起上报首相。首相已授权他们动用英国情报局人员。”

“干吗不让特工处和第十五处管这事呢，局长？”邦德在暗示，英国情报局如果接了这个任务，也许会碰到说不清的麻烦事。

M 局长不耐烦地说道：“警方可以在送货人携带走私品出国时抓住他，但这有什么用呢？走私的组织还在，走私路线仍会继续。抓到的人多半会一问三不知。他们实际上也只是些小人物，只是奉命从公园这个门口的人手中接到货，走到公园另一个门口再交给另外一个人。要想摸清楚走私路线的具体情况，只有派人摸着路去美国，看看他们究竟如何进行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这个案子估计不会帮什么忙，他们现在还忙着和美国匪帮周旋。在他们看来，这些走私贩只是些小虾米。何况那帮家伙并未危及美国利益，也许还给他们带来益处呢。受损失的只能是英国。此外，美国不属警察厅和第十五处管辖范围。只有英国情报局的人可以担当这个任务。”

“好的，我明白了。”邦德这才弄清楚了一点眉目。“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线索呢？”

“你听说过‘钻石之家’没有？”

“当然听说过，”邦德回答说，“是美国人开的一家珠宝公司，总部设在纽约市西四十六街。在巴黎里沃利大街也有个分店。他们的生意似乎很兴隆，可以和卡蒂埃、伍德沃德、鲍奇龙这些大公司相比，二战以后他们的贸易发展十分迅速。”

“不错，”M 局长说，“就是这帮人。他们在伦敦赫本区的海德花园也有一家小店。过去，钻石公司按月公开标价售货时，他们大批购买钻石。可近两三年来，他们买进的钻石越来越少。然而，正象你所说的，他们卖出的钻石却在年年增加。他们一定另有其他进货渠道。前些时我们开会时，财政部对此提出质疑，可我们也抓不到他们的差错。他们伦敦分店的店主似乎干得很出色。他名叫鲁弗斯·塞伊，目前我们对此人来历还不太清楚，只知道他每天中午在伦敦西区的美国俱乐部吃午餐，喜欢去森宁戴尔公园打高尔夫球，不抽烟不喝酒，住在大旅店中，是个模范公民。”讲到这里，M 局长以皱了皱眉头。“也许是行业生意的关系，‘钻石之家’似乎不大跟同行业有所交往。我们知道的所有的情况就这些。”

“局长，那么究竟要我做什么呢？”邦德还是不解。

“我已经和警察厅的瓦兰斯约好见面，”M 局长对了一下手表，“现在

还有一小时。他会安排你的，今晚他们就准备逮捕送货人，然后要你冒名顶替打入走私集团。”

邦德不安地抚弄着椅子的扶手。

“然后呢？”

“然后，”M 局长板一眼地说，“你就把那些钻石走私到美国去。这就是我们的计划。你觉得如何？”

第三章 冒名顶替

邦德走出局长办公室，关上了房门，来到了参谋长办公室。参谋长年纪与邦德差不多，是个有幽默感的人。见邦德走进屋来，他放下笔，背靠着椅子坐着。邦德掏出香烟，走向窗子边，俯瞰着下面的摄政公园。

参谋长默默地注视着他一会儿说，“那么你答应下来了？”

邦德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身来对他说：“是的。”他点燃了一支烟，看着参谋长。“比尔，局长好象对这件事把握不住似的。请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居然还去看我最近的体检报告。他担心什么呢？又不是跟谁开战。美国再怎么样也是个文明国家。”

参谋长的职责就是要了解上司M局长在想什么。他朝邦德笑了笑说，“邦德，真让M局长烦心的事情并不多，你和局里其他人对这点很清楚。你这次去搞的钻石案子估计要跟一帮歹徒打交道。没有这帮家伙，事情就已经够麻烦的了。有这帮人掺和在里面你让他怎么会不焦急？”

“美国黑帮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邦德轻淡地说。“他们哪是美国人？不过是一些意大利游民。他们身穿绣着姓名花体缩写的衬衣，身上喷着香水，整天吃些通心面条和肉团子。”

“那只是你个人的想法，”参谋长说，“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那帮人的头子是一些贼得很的家伙，他们后面还有更精的人。看看贩卖毒品交易吧。美国的吸毒者有一万人。他们从什么地方搞到东西？再看看赌博吧。那里赌博是合法的。仅仅一个拉斯维喀斯城，一年的黑利就达一亿五千万美元。除此之外，美国其他地区，如迈阿密、芝加哥等地，还有不少地下赌场。这一切全都由那些匪帮控制。几年前，经营拉斯维喀斯赌场的黑帮头目西格尔因为要独吞一笔黑利，结果被人打死了。可以这么说，赌博业是美国的最大的企业，比钢铁业庞大，也赛过了汽车工业。为了保证该行业不受干扰，他们必然加强保护。如果你有时间看一下参议员弗维尔的报告，你就会明白的。现在每年钻石走私案的黑利达六百万美元，这数目不小。”参谋长停顿了一下，“今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犯罪报告很有意思。它说，平均每天在美国要发生三十四起谋杀案。过去二十年中将近有十五万美国人沦为受害者。”看见邦德显出不太相信的神色，参谋长又说：“用不着怀疑，这是根据事实统计出来的数字。你自己去读读。局长给你布置任务前，这样关心你的健康，原因就在这里。你将单枪匹马和那群恶名昭著的匪徒较量！”

“原来是这样。比尔，谢谢你，今天中午我请客。我们该庆祝一下，起码今年夏天我不用整天呆在办公室里了。我们去上斯科斯餐厅，尝一尝精美的蟹肉，再来两瓶黑啤酒。感谢你让我心上卸掉一块石头。原来我还以为这次任务会有什么可怕的麻烦呢。”

“好的，”参谋长跟着邦德走出了办公室，带上房门。

下午两点整，在伦敦警察厅的一间老式办公室中，邦德和瓦兰斯握着手。瓦兰斯矮小精悍，十分冷静。他的办公室中藏着许多机密情报。当年在处理“探月号导弹”一案中，邦德和他混得很熟。

瓦兰斯拿出了几张照片，放在桌上。照片上有一个英俊的青年，黑色的头发修剪得很整齐；两只眼睛露出一副挑衅的样子。

“就是这个家伙，”瓦兰斯说，“叫彼得·弗兰克斯。对于那些没看过他几眼的雇主，由你来冒名顶替再合适不过了。他长得真帅，家庭也不错，

公校毕业，后来学坏了，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夜间在乡村盗窃是他的专长，几年前的森宁戴尔温莎公爵案可能他也参与了。我们逮捕了他一两次，但证据不足又放了。现在他的狐朋狗友把他拉进了走私行业。我在索霍区安插了两三个姑娘，其中一个被他看中了。有意思的是，那个姑娘也迷上了他，希望他能改邪归正。他可能是无意之中向她透露了这件事。她立即把这消息告诉了我。”

邦德说，“一个窃贼从来不关心别人的计划。我敢打赌，他自己偷盗乡村的计划是绝不会告诉他人的。”

瓦兰斯说：“是这样的。彼得·弗兰克斯似乎被这帮走私犯看中，于是他答应去美国一趟，报酬为五万美元，一手收钱一手交货。我们那位小姐问他带的是不是毒品，他笑着说：‘不是，是更高级的，危险的晶体。’他现在还没有得到钻石。他下一步要和‘保镖’接头。他明天下午五点到特法拉加宫找一位凯丝小姐。她将告诉他如何行动，并陪他去美国。”瓦兰斯站起身来，在房间内踱步，不时看一眼墙上镜框中伪造钞票的样品。“这帮走私犯在走私贵重物品时喜欢结伴行动。送货人并没得到信任，他们希望有个见证人。万一在验关时出了差错，送货人被捕时，也会有人通风报信。”

邦德头脑中闪过一连串的画面：钻石、送货人、海关、保镖。想到这里，邦德把烟蒂在烟灰缸里熄灭。他回忆刚进英国情报局时，他曾经历过的各种事件：过斯特拉斯堡到德国，从内格雷洛伊到俄国，翻过比利牛斯山，越过辛普朗河。过去那种紧张的心理、发干的嘴唇现象已不再会出现。多年过去了，他又要重温旧梦了。

“好的，我明白了。”邦德打断了自己的思路，“可是，这事情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弗兰克斯要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走私活动？”

“钻石自然来自非洲，”瓦兰斯说，眼睛眯成一条线，“不过不象来自联合矿场。可能是从塞拉利昂搞出来的。西利托正在那边调查此事。钻石可能通过利比里亚或者法属几内亚，然后再转运到法国。既然这一批是在伦敦发现的，伦敦很有可能是该走私路线的中转站。”

瓦兰斯对邦德说：“我们只知道这一批货将运往美国，但到那边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就难于想象了。他们估计不会马上进行加工。加工的工钱几乎是钻石价值的一半。估计他们会汇总原料，交给合法的钻石商行，然后再加工定价。”瓦兰斯停了一下，又说，“我给你提点建议，你不会在意吧？”

“当然不会。”

“是这样的，”瓦兰斯说，“在这类走私中，给送货人付款最为微妙。这五万美元怎样支付呢？谁来付钱？同时弗兰克斯干得不错，他们也许会再给他其他的机会。要是我是你，我会特别注意这些细节，设法弄清楚谁在出钱，并且逐步弄清他们的上司，最好能查出谁是大老板。假如他们看中了你，这也就不难做到。精明的送货人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而且大老板们也喜欢接纳新手。”

“所言极是，”邦德赞赏地说，“在美国与第一个人接头是关键。但愿当我带着这批货在机场下飞机进海关检查时不致当众出丑。不过，我想那位凯丝小姐一定身装蒙混过关的锦囊妙计。好吧，下一步怎么走？您怎么使我去接替弗兰克斯？”

瓦兰斯踱着方步，颇为自信地说：“这方面当然没什么问题。今天晚上我们就以企图蒙骗海关罪逮捕弗兰克斯。不过这样我那位小姐的美梦也即将

破碎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再下一步是安排让你去见见凯丝小姐。”

“她知道弗兰克斯的事吗？”

“只知道他的姓名。”瓦兰斯回答说，“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我想，她恐怕连和她联络的人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走私活动往往采取孤立措施，每一个人只在自己的密封小圈子里活动，就是路上出了什么纰漏，也不会殃及他人。”

“你了解她的情况吗？”

“只从护照上了解一些。她是美国公民，二十七岁，生于旧金山市，金发碧眼，身高五英尺六英寸，单身。过去三年中她来英国十多次，但每次都用不同的姓名。每次来时都住在特拉法尔加宫酒店。旅馆的侦探说，她不爱逛街，采访客人也极少。她每次来最多逗留两星期，从未招惹过麻烦。情况只有这些。不过，别忘了，和她见面时得为自己编一个故事。”

“我一定会注意的。”

“还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邦德想了一下，看来其他的事大概要靠自己了。一旦打入走私集团，一切都要随机应变。他突然想起了那家钻石商行，“财政部怎么会对钻石之家起疑心的？看来好象他们在这之前经过调查似的。有什么别的信息吗？”

“老实说，我们生怕打草惊蛇，还没采取任何行动。我曾经调查过这位塞伊经理，可除了了解到护照上的信息外，一无所获，只知道他是美国人，四十五岁，钻石商人，经常去巴黎。这三年中几乎每月要去一次。也许他在那边有个姘头。我想，你不如就到他那里去一次，见见他。也许能得到一些信息。”

“怎么做呢？”邦德半信半疑。

瓦兰斯没有回答，用手按了一下桌上对讲机的电钮。

“先生，有何吩咐？”一个浑厚的声音问。

“警长，叫丹克沃尔和洛比尼尔来一趟。然后再挂个电话给海德花园的钻石之家，找他们的塞伊经理。”

瓦兰斯讲完后，走到窗前望着泰晤士河。门口传来了敲门声，秘书探头报告说：“丹克沃尔警长来了。”

“让他进来，”瓦兰斯说，“要是洛比尼尔来了，叫他在外面等着。”

秘书推开房门，进来了一位身穿便装的中年人。这人已秃了顶，戴着眼镜，皮肤苍白，表情和蔼谦逊，样子很象是一家大商行的会计。

“下午好，警长，”瓦兰斯介绍客人，“这位是国防部的邦德。”警长礼貌地对他笑笑。“我要你等会儿领邦德先生去海德花园钻石之家走一趟。他就做为‘詹姆斯警官’好了。你可告诉塞伊先生，阿斯科商行被盗的钻石可能经由美国运往阿根廷了。你要探探塞伊经理口气，他们总公司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懂我的意思吗？态度要谦逊，但要观察他们的眼睛。尽可能施加压力，只要别留下让别人抱怨的把柄。懂了吗？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丹克沃尔警长答道。

瓦兰斯朝着对讲机又说了一句。没多久，一位身穿西装、面色苍白、手里提着一只小公事包的人走了进来。他一进门以后就站在原地。

“下午好，警官。来给我这位朋友化化妆。”

那个警官走到邦德身旁，让他略微转身对着光线。他两只鹰眼似的眼睛仔细端详了他足有一分钟，然后说：“化妆以后，可以在六小时内使右脸的

伤疤暂时消除。但天太热，不能维持很久。其他没有什么困难。他将扮成什么人？”

“丹克沃尔警长手下的詹姆斯警官。”瓦兰斯看了看表说，“只要管三小时，行吗？”

“没有问题，放心。我可以动手吗？”瓦兰斯点头同意。于是警官把邦德带到临窗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把他那只小公事包放在旁边的地板上，跪下一只腿打开了皮包。然后，他那双灵巧的手在邦德的脸和头发上摆弄了大约十分钟。

邦德坐在椅子上，听着瓦兰斯和钻石之家通话。“三点半才回来？那么，请转告塞伊经理，三点半准时有两位警官要去贵处拜访。是的，我想这事相当重要。不过只是例行公务，不会耽误塞伊经理多少时间。谢谢，再见。”

瓦兰斯放下电话，转身对邦德：“秘书说塞伊经理三点半回来，我看你们最好三点一刻就到那里，先在周围看一看，把对方搞糊涂才好。准备好了吗？”

洛比尼尔给邦德拿来一面小镜子。

脸上抹了一层白料，疤痕已杳无踪迹。眼角、嘴边稍有些人工修饰的痕迹。颧骨下方增加了一层浅浅的阴影。象现在这个样子，谁也猜不出他就是邦德了。

第四章 初访钻石店

警车在市区行驶，沿着河滨大道经过霍尔本大街向海德花园大道驶去。丹克沃尔警长一路保持沉默。汽车在一座洁白大楼的门前停下。这是伦敦钻石俱乐部。

邦德跟随警长沿水泥道走到门边。门外挂着一块铮亮的铜招牌，上面刻着：“钻石之家”几个大字，下面刻着：“鲁弗斯·塞伊，欧洲事务副董事长”。丹克沃尔警长按了门铃，一位犹太姑娘打开了门让他们进去。他们穿过铺了厚厚地毯的大厅，来到一间由木板隔成的接待室。

“我想，塞伊先生马上就会回来的。”她冷冷地说道，便离开了房间，关上了房门。

接待室的布置非常豪华。壁炉中炉火正红，室内气温很高。深红大地毯的中央摆了一张圆形的红木桌子，周围是六张红木椅子。邦德估计，这套家俱大约要值一千英镑。桌上放了一些近期刊物和一些南非约翰内斯堡的《钻石新闻》。丹克沃尔看见钻石杂志，眼睛放光，坐下来拿出一本七月刊看起来。

屋内四壁各挂有一个镶金框的花卉图，画面颇有立体感。邦德好奇地走过去。他发现，这画并不是真画，而是在天鹅绒衬的壁龛里放着几株鲜花，再加上玻璃框，产生了绘画的效果。四面墙上都有这种图画。四周的鲜花和屋子中央桌上的大花瓶相映成趣。

屋内十分安静，只有镶了钻石的大挂钟发出的卡嗒声响以及从门厅处传来的低低的说话声。这时，门微微打开几英寸，传来了一个外国人浑浊的声音：“但是，格鲁斯帕先生，何必这么顽固？我们不都是靠这个养家糊口吗？老实说，这块宝石我是花了一万英镑买进来的。整整一万英镑！你不信？我可以用人格担保。”过了一会儿，传来了最后的报价，“好吧，少你五英镑。”

门厅传来哈哈大笑声，“威利，你可真会说，”美国人说，“这有什么用处。我帮你一把。这钻石最多值九千，我再加你一百英镑，算是你的好处费。你去看看，伦敦市面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价钱了。”

门开了，两个男人走了出来，前面是个戴着夹鼻眼镜，嘴巴又薄又小的美国商人，后面跟着一个愁容满面的犹太人。犹太人的衣领上别着一大朵红玫瑰。他们发现接待室有人，咕哝一声“对不起”。那个美国人就领他穿过屋子，走进大厅，顺手关上了门。

丹克沃尔朝邦德挤了挤眼。“这就是典型的钻石交易，”他说，“前面的人叫威利·贝伦斯，伦敦市场上的著名钻石经纪人；后面那位大概是塞伊经理的进货员。”说完他又继续阅读杂志。邦德竭力克制自己想抽烟的欲望，便走到墙边去研究画框中的“鲜花”。

突然，这间富丽堂皇、铺着地毯的屋子的安静气氛被打破了。壁炉里一只烧残的木柴跨了下来，壁上的大挂钟敲响了。三点半了。这时，门打开了，一位面色黝黑的大个子大跨步地走进屋来，眼睛盯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我叫塞伊，”他大声说，“你们有什么事？”

丹克沃尔警长很有礼貌地站起身来，迈着坚定的步子绕过主人，关上房门，然后才走回到房子中间。

“我是伦敦警察厅的丹克沃尔警长，”他语调平缓地说，“这位，”他指了指邦德，“是詹姆斯警官。我们来例行公事，询问一下失窃钻石消息的。”

也许你可以帮助我们。”

“讲吧！”塞伊经理傲慢地看着这两个浪费他时间的警官。“有什么就说吧。”

丹克沃尔警长不时翻阅他那个小记事本，开始讲述他在汽车中想好的台词。邦德在一旁仔细地观察着塞伊经理的外貌和一举一动。显然塞伊经理对这二位不速之客不大欢迎。

塞伊经理个子很大，如石英一般硬朗。他方面孔，小平头，黑发卷曲，没有留胡子，显得轮廓分明。他眉毛又黑又直，眉下长着一对锐利稳重的黑眼珠。他脸刮得光光的，两片嘴唇合成薄薄的一条线。他身上穿了一套剪裁得宽大的黑色单排扣西服，里面穿着白衬衣和系着一条窄得象皮鞋带子般的黑领带，领带用一只金质领带夹别着。他臂长手大，手心向外微凸，表皮黝黑，汗毛很浓。脚上穿着一双昂贵的黑皮鞋。

邦德心想，这个人够魁梧的，看起来不是吃干饭的。

“……我们很想追查的这些钻石是：”丹克沃尔警长总结道，他又看了看他的记事本说：“二十克拉韦塞顿精钻一枚；十克拉青石钻两枚；三十克拉的壁黄钻一枚；十五克拉开普特级钻一枚；十五克拉全色钻两枚。”讲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轻轻问：“塞伊先生，我刚才提到的不知贵公司最近有否经手，或者你们纽约总公司是否见过？”

“一颗也没有，”塞伊经理断然否定，“纽约也没有经手过。”他转过身来，打开房门说，“两位先生请，再见。”

他没等两位警察离去，就断然走出了房间。他们听见他匆匆上楼的脚步声以及门的启开和关上的声音，然后一切又归于寂静。

丹克沃尔丝毫不感到沮丧。他把记事本放进口袋，拿起帽子，穿过大厅走到街上。邦德跟在后面。

他们钻进警车。邦德把他在国王路公寓地址告诉了他。当汽车在市区行驶时，丹克沃尔警长一改脸上的严肃表情，转身看了看邦德，兴高采烈地说：“我觉得很有意思。难得遇上这样的倔人。您得到了所需的东西了吗？”

邦德摇了摇头说：“警长，说句实话，我也不清楚我要收集什么材料，只能够近处仔细观察塞伊经理。依我看，他不大象钻石商人。”

丹克沃尔警长大笑起来，说，“我可以打赌，他根本就不是钻石商人。”

“你怎么这么肯定？”

“我刚才念钻石的失窃清单时，”丹克沃尔警长笑着说，“我提到了一枚壁黄钻和两枚全色钻。”

“没错。”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种钻石。”

第五章 凯丝小姐

邦德走出电梯，顺着走廊朝 350 号房间走去。他觉得开电梯的人在留意他的举动。邦德对此一点也不惊讶。他知道，这家旅馆里发生的偷盗案比任何一家旅馆都多。有一次，瓦兰斯给他看过一张表示每月犯罪率的伦敦地图，并指着特接法尔加宫附近插着的密密麻麻的小旗子说：“这个地段使制图人感到头痛。每月这个角落总被插得斑斑点点的，下个月只好重换一张新图。”

邦德来到走廊尽头，听到从屋里飘出的伤感的钢琴旋律。他知道，那是《枯叶曲》。他停下来敲了敲门。

“请进，”看来旅馆大厅服务员已经用电话通知过了。从房里的声音可以判断出来。

邦德走进一间小小的起居室，顺手关上了房门。

“把门锁上，”从卧室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邦德锁上了门，向屋子中央走去，走到与敞开门的卧室并齐的地方。这时电唱机里正在播放一段圆舞曲。

屋里的女人半裸着跨在一只椅子上，眼睛看着梳妆台的三面镜子。她只穿着吊袜带和乳罩，光光的手臂放在椅子背上，下巴靠在上臂上。她的脊背向前弓着，肩膀和转头的姿势中流露出骄傲矜持的神态。乳罩的黑吊紧紧地横过白皙的后背，连裤袜和分开的双腿很是刺激着邦德。

那女人略抬起头，从镜子中冷冷地看了邦德一眼。

“我想，你就是那个新手，”她大大方方，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道，“先找把椅子坐下，听一听音乐。”

邦德心情愉快地走到一只扶手椅子前，稍稍挪动了一下椅子，以便他能从卧室的门口看得见她，然后坐了下来。

“我抽烟，你不介意吧？”他说着，掏出烟盒，取出一根叼在嘴上。

“当然不，要是你愿意使用那种等死的办法。”

凯丝小姐一边对着镜子左右顾盼，一边听着唱机中放出的《永远等待》曲子。不一会儿，唱片放完了。

她轻巧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微微甩了一下头，浓密的金发象瀑布一样披了下来，轻轻地摇曳。

“如果你愿意听，可以翻个面，一会儿我就来。”说着，她走进了卧室里面。

邦德走到留声机旁，拿起唱片看了看，是乔治·费耶的钢琴曲。他留心记下唱片上号码，是 VOX500，把唱片翻了一个面，放下唱针。留声机中传出《四月的葡萄牙》的乐曲。

他觉得这段曲子对这位姑娘很合适。她那古铜色的性感、野情的美以及从镜中向他窥视时流露的毒辣眼神都和这支曲子配得天衣无缝。

没见到这位凯丝小姐之前，他曾琢磨过她的样子。他觉得她一定长着一双死鱼般眼睛，是个心如钻石般冷和硬的龌龊女人。由于她的年龄和样子，大老板们对她的肉体不再感兴趣。但是眼前这姑娘，举止虽然粗野，但样子却还十分动人。

她名字叫什么？邦德再次站起身走到留声机旁，看见唱机手柄上挂着一个泛美航空公司的行李标签。上面写着“T·凯丝小姐”的字样。前面的 T 代表什么？邦德转过身重新在椅子上坐下。特里莎？泰司？泰尔玛？蒂娜？